東華錄

東華錄卷之二十一

湘源蔣良騏千之父

康熙四十八年正月

上召領侍衛內大臣滿漢大學士尚書等問去年冬朕躬違和命爾等保奏可爲儲貳者何以獨保允禩其日先舉者爲誰內大臣巴渾岱奏衆人公同入奏並無首先發言之人

上曰爾等所舉皆同則大可疑矣此必有倡首之人內大臣坡爾盆尚之隆奏巴渾岱先發言

上曰此事必係舅舅佟國維大學士馬齊默喻於衆衆乃依阿立議耳馬齊奏是日議其事奉　旨命臣無庸干預是以臣即避去諸臣所議臣實不知於是復加究問大學士張玉書等奏云是日大學士馬齊先臣到云衆議欲舉允禩後衆人俱舉允禩臣等因亦保奏

上曰此事明係馬齊暗中喻衆馬齊向來謬亂如此大事尚懷私意豈非欲結恩於允禩爲日後恣肆專行計耶著康親王椿泰等遵旨審擬馬齊立斬

上不忍即誅即交允禩嚴行管束

上召佟國維與諸大臣並集傳旨詰問曰前因有人爲皇太子條奏朕聞降硃筆諭旨示諭大臣尔曾奏稱皇上辦事精明天下人無不仰賴斷無錯悞之處此事于聖躬關係甚大若日後易于措處祈速賜睿斷或日後難于措處亦祈賜睿斷總之將原定主意熟慮施行爲善尔係解任之人此事與尔無涉乃身先衆人啟奏是何心哉國維奏曰臣雖以庸愚解任蒙

皇上優厚因聖体違和冀望速愈故奏請速定其事今奉

明旨詰問實無詞以對奏入奉

上諭曰將來誠如爾言朕有難于措處自不必言衆人亦將謂爾所奏果是矣若朕無難措處到彼時自知之耳人其可懷私仇而妄言乎明日復

諭曰爾年老之人屢向朕所遣人云每日祝天求佛願皇上萬壽朕思自五帝以至今日尚未及萬載朕何敢侈望及此此皆以荒誕不經之說欺朕朕不信也爾既有所望朕將易于措處之言嗣後惟篤念朕躬不于諸皇子中結爲黨羽謂皆係吾君之子一体看視不有所依附而陷害其餘即俾朕躬易于措處之要務也二月又

諭曰爾前比易于措處難于措處等語竟似捨命陳奏爾乃國家大臣榮貴極矣年已老邁子孫甚多若欲捨命則見朕之病勢漸增即當親身入內奏云醫生等既可入內我又何不可入親身領醫生診看晝夜侍奉湯藥使朕病得痊方可稱爲實心乃漠不相關並未嘗念及朕躬朕仍賴皇太子及諸皇子晝夜侍奉率領醫人診看進藥調理仰蒙

上天護佑今已痊愈由是觀之爾並非實心乃置身兩可

意謂皇上若獲痊愈我仍沾祿食苟且度日倘有不測則

皇太子將何所往必合我言矣此非爾之本意乎皇太子允礽前染瘋疾朕爲國家而拘禁之後詳察彼人鎭魘之處將鎭魘之物俱令掘去其事乃明今調理痊愈始行釋放朕將此情由以曾硃筆書出詳悉諭諸大臣令譬有人因染瘋狂持刀斫人安可不行拘執若已痊愈亦安可不行釋放而必欲殺之乎朕拘執皇太子時並無他意殊不知爾之肆出大言激烈陳奏者係何必也諸大臣之情狀朕已知之不過碌碌素餐全無知識一聞爾所奏之言衆皆恐懼欲立允禵爲皇太子而列名保奏矣朕臨御既久

安享太平並無難處之事臣庶託賴朕躬亦各安遂得所
今因尔所奏之言及群下小人就中揑造言詞所以大臣
侍衛官員等俱終日憂慮若無生路者此事關係甚重亂
臣賊子自古有之今觀衆人情狀果中尔所奏日後難于
指處之言矣尔聞外邊匪類妄言理應禁止尔乃倡造大
言驚駭衆心有是理乎尔既捨命陳奏必有確見其何以
令朕躬及皇太子諸皇子志意安舒不至殷憂亦可明白
陳奏朕特降此旨非欲誅尔也因衆皆憂慮須事明後衆
心乃可定尔當体念朕躬若懷藏私意别有所爲天必誅

之爾維奏曰臣前所奏之言俱藏在檔案今並不推諉緣
入因大言妄奏皆與俱列名致貽
聖体及皇太子諸皇子之憂臣罪莫大
皇上雖怜憫不誅臣何顏生斯世祈速賜誅戮以示衆奏
入復奏
上諭曰朕今特爲安撫羣下降旨申明非欲有所誅戮也
爾前啟奏時外間匪類不知其故因甚稱贊爾云如此方謂
之國家大臣不惧死亡敢行陳奏今爾之情形畢露人將
謂爾爲何如人耶洵可恥之極矣朕若誅爾似類沽名今

斷不誅尔其坦懷勿懼但不可辜負于朕躬覩不迷妄之言其亦被人鎮魘歟　以富寧安為吏部尚書諭廷臣曰朕觀部院官員辦事優而又極謹慎如富寧安者未可多得能始終不易則善矣又曰富寧安從武員擢用人皆称其操守兼善是以授為吏部尚書今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難當于初為筆帖式時即念日後擢用可為國家大臣自立品行也　三月初九日復立允礽為皇太子遣官祭告

封允祉及允祺為親王允祐允䄉為郡王允禟允禵允禑為貝子　五月戶部議覆廣東巡撫范時崇言廣西全

州睢陽與安三州縣鹽引易銷靈川陽朔義寧三縣壅引難銷應撥靈川等三縣額引于全州等三州縣從之 六月吏部議覆御史張蓮條奏一午門前理宜嚴肅乃有閑雜人奔馳略無顧忌請飭守門兵弁嚴禁一民間設立香會男女混雜又或出賣淫詞小說及各種秘藥請飭地方官嚴禁一地方光棍于瓜菓菜蔬等物亦私立牙行各佔勒掯商民請勅查稅課定例一切私設牙行盡數除革從之

山西撫噶禮言原任工部尚書楊義身故無嗣亦無同宗應繼之人請將遺產照例入官部議從之其田十七

頃恐估價短少令核實增估　旨楊義曾爲大臣并無過犯今因其無嗣即將家產入官竟與罪人無異非待大臣之道此事關係体統着查例再議尋議覆戶絕無嗣家產入官本有定例應照例入官臣等仰体

聖意請于中撥出二百畝爲楊義祭掃之用交伊家人管領從之　七月浙江巡撫黃秉中疏言寧波紹興等處連歲歉收米價騰貴計惟招商可平市價而溫台二府豐收米賤格于出洋之禁請許商民由內洋販運以濟寧紹從之　八月偏沅巡撫趙申喬疏劾提督俞益謨抽取狮協

兵丁食糧至三十五石之多以致營伍空缺

上命益謨回奏益謨旋亦疏劾申喬貪虐苛刻請並解任

質訊命尚書蕭永藻同副都御史王度昭赴楚察審

諭大學士等曰自趙申喬參俞益謨武弁始知敬畏今大

小兵額缺而空名食糧者多所關非細故也蕭永藻等以

申喬劾疏皆寔回奏益謨休致申喬還職　十月　册封

皇三子多羅貝勒允祉爲和碩誠親王皇四子多羅貝勒

爲和碩雍親王皇五子多羅貝勒允祺爲和碩恒親王皇

七子多羅貝勒允祐爲多羅淳郡王皇十子允䄉爲多羅

敦郡王皇九子允禟皇十二子允祹皇十四子允禵俱爲
固山貝子　免江南淮揚徐三府十二州縣衛河南歸德
屬六縣山東兖州屬四州縣康熙四十九年地丁銀兩
先是致仕大學士熊賜履遺本內有薦舉伊姪編修熊本
清廉謹飭可用之語
上曰熊賜履人品亦端此語必係虛僞因命查取疏稿並
無其語審係熊本串通家人私行添改應將熊本革職擬
斬秋後處决從之　十一月諭大學等曰適科臣郝林條
奏各省錢糧虧空郝林但知州縣錢糧有虧空之弊而所

以虧空之根源未之知也凡言虧空者或謂官吏侵蝕或謂饋送上司此固事所時有然地方有清正之督撫而州屬官員虧空更以則又何說朕聽政日久歷事甚多于各州縣虧空根源知之最悉從前各省錢糧除地丁正項外雜項不解京者尚多自三逆變亂以後軍需浩繁遂將一切存留款項盡數解部其留地方者惟俸工等項必不可省之經費又經節次裁減為數甚少此外則一絲一粒無不陸續解送京師雖有尾欠部中必令起解州縣有司無纖毫餘剩可以動支因而挪移正項此乃虧空之大根源

也再如正項錢糧二十兩征收未完五百兩者按分數議處其例甚輕若因公挪用五百兩則處分甚重今但責令賠償足額其罪似乎可寛不必深究凡事不可深究者極多即如州縣一分火耗亦法所不應取尋常交際一二千金亦法所不應受若盡以此法一概繩人則人皆獲罪無所措手足矣且如戸部庫中錢糧歷年存積數雖極清前此庫貯一二千萬時曾令部中逐案盤查轉多二十餘萬即各倉糧米亦歷年堆積陳陳相因贏餘不少不肖官役侵盜未嘗無人若行盤查數仍不敷總之定例所在有犯

必懲其中細微不必深究諸事大抵如此現在戶部庫銀存貯五千餘萬時當承平無軍旅之費又無土木工程朕每年經費極其節省此存軍銀兩並無別用去年蠲免錢糧至八百餘萬而所存倘多因思從前恐內帑不足故將外省錢糧盡收入戶部以今觀之未爲盡善天下財賦止有此數在內既贏則在外必絀凡事須預爲之備若各省庫中酌留帑銀似于地方有濟倘在外各省一旦倉卒需用反從京師解出得無有緩不及事之處此又當于無事之時從長商榷者也爾等可將朕此旨一一傳諭九卿

又

諭大學士等曰明季事跡卿等所知往往紙上陳言萬歷以後所用內監曾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獨詳正統間事史所載不能明確其在沙漠時嘗生一子今有裔孫現在旗下天啟呼魏忠賢為老伴凡事委之而已竟不與揚漣左光斗受杖老內監猶有目擊者能具言之陳新甲所議本受指於崇禎及科道交章彈劾崇禎反與人言而歸咎於陳新甲實非其罪也明季諸帝俱不請經史流賊將至京營官兵俱分遣至眞定保定居庸關等處堵禦其

守城者惟內監數萬人而已賊兵破外羅城由西便門入將攻阜城門崇禎率內監數人微行至襄城伯家其家方閉門演戲呼之不得入回登萬壽山四顧無策猶欲出奔太監王承恩止之曰出恐受辱於賊崇禎乃止以身殉國明朝費用甚奢興作亦廣其宮中脂粉錢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至
世祖章皇帝登極始悉除之紫禁城內砌地磚橫豎七層一切工作俱派民間宮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飯食恒不能遍及日有餓死者今則宮中不過四五百人而已明

季宮中用馬口柴紅螺炭日以數千萬斤計俱取諸昌平等州縣今此柴僅天壇焚燎用之尔等亦知馬口柴胡其柴約長三四尺淨白無點黑兩端刻兩口故謂之馬口柴又明季所行多迂濶可笑之事建極殿後階石高厚數丈方整一塊其費不貲採買搬運至京不能舁入午門運石太監奏此石不肯入午門乃命將石細打六十御棍頑嘗學乘馬兩人執轡兩人捧鐙兩人扶鞦甫乘輒已墜馬乃命責馬四十發往苦驛當差馬猶有知識石則飾斯知乎如此舉動豈不令人發一大噱總由生於深宮之中

長於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先是諭禮部嵩式舞者乃滿洲筵宴大禮至隆重歡慶之盛典向來皆諸王大臣行之今歲皇太后七旬大慶朕亦五十有七欲親舞稱觴壬午進宴上近前起舞進爵　四月九卿等遵旨議覆僉都御史屠沂條奏節儉事

上諭曰禁止奢僭而崇尚節儉極當於理朕近查宮中人數

皇太后宮中及朕所居正宮不過數百人較明代減省多

矣先是光祿寺供應宮中用度每年用銀七十萬兩有餘朕
備次節省一年止需銀七萬兩理藩院向來每年賞賜供
應外藩賓客用銀八十萬兩今裁減浮費一年止需八萬
兩戶工兩部前此所用過多今十日一次奏聞用過數目
已極少矣朕以臣民僭妄前屢有禁約今若又行禁約徒
有法令繁滋而已究無補於實事也着將原疏發還○入
月奉天將軍嵩祝疏報錦州離城百二十里雙島有賊船
十停泊又二百餘人樹旂二湖嘴哨上施放鎗砲城守尉
馬哈達等帶領哨兵屯丁分兩路截賊歸路賊衆爭路上

船我兵追擊殺死三十餘名獲船一隻牌刀鎗砲等物生擒賊船水手上遇机正法得 旨嘉獎陞賞在事官兵有差 兩廣總督郭世隆疏劾祭告南嶽之翰林院侍讀學士陳壯履繞道赴熱滋擾驛站得 旨降陳壯履爲編修

署閩浙總督黃秉中同提督王世臣疏報盜劫龍游縣村莊爲官兵追逐逃至遂昌縣山中處州右營都司張朝臣率兵搜剿遇盜六七十人抵拒以槍刺腹死隨有金衢兩協官兵齊往捕盜斬殺殆盡疏下兵部議部臣言盜夥六七十人非尋常盜案可比且都司已被槍刺殞命而兵無

一損傷頗有隱報情弊
上命選部院賢能司官一員往會巡撫將軍副都統至都司張朝臣陣亡處詳察情由議奏于是兵部郎中察爾欽等會勘奏言隨張朝臣之兵丁張栻同時陣亡潘文彩傷重致死並有烏鎗兵五人因失火藥發焚死部議張朝臣張栻潘文彩予䘏如例疎防及救援不力隱匿不報各官治罪有差　十月
諭戶部自明年始于三年以內將天下錢糧通免一週直隸奉天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所屬除漕項

錢糧外康熙五十年應征地畝銀共七百三十二萬六千一百兩有奇應征人丁銀共一百一十五萬一千兩有奇俱著察明全免并歷年舊欠共一百一十八萬五千四百兩有奇亦俱著免征其五十一年五十二年應蠲免分至期另俟旨行　戊子

諭大學士九卿等曰前命張鵬翮察審江南虧空曾諭尓等查議已查明否大學士等奏曰臣等尚未商酌

上曰此道府空據称因公挪用畢竟係何公事鵬翮奏曰大概如賑濟平糶以及修塘等事

上曰朕總理幾務垂五十年凡臣下情隱無不灼知朕屢次南巡地方官預備縴夫修理橋梁開濬河道想皆借用帑銀原冀陸續補足而三次南巡爲期相隔不遠且值蠲免荒災所征錢粮爲數又少塡補不及遂致虧空如此之多爾等皆知之而不敢言也鵬翮曰

皇上屢次南巡必大沛恩膏于百姓至于一切供億悉由

內府儲備並無絲毫累及民間

上曰即如縴夫一項需用既多伺候日久安得無費至十修造行宫亦必借用帑銀後方抵補爾等豈肯明言其故

乎今合計江南虧空有幾何鵬翮曰約計共五十餘萬于
準宜思泰應賠十六萬其餘將俸工抵補至康熙五十三
年可補足矣
上曰三年之內地方官員或陞或調或革或故前各官挪
用虧空而將後來者之俸扣補于理不順朕心實爲不忍
至于胥吏賤役若不給予工食何所資生勢必致于累民
今部中毎遇一事輒議令地方官設法料理皆假飾美名
而實則加派于地方也鵬翮曰
皇上聖明無微不照所以養育百姓者至深且渥

上曰朕非但爲百姓亦爲大小諸臣保全身家性命也錢糧册籍皆有可考地方官借因公挪用之名盈千累百餽送于人若加嚴訊隱情無不畢露朕意概從寬典不更深求今國用充足朕躬行節儉今卽因數次巡幸用錢糧四五十萬亦不爲過明年天下錢糧以次盡行蠲免若留此虧空之項以爲官民之累非朕寬仁愛養嘉予維新之至意尔等詳議具奏　十一月給事中高遐昌言凡遇蠲免錢糧之年請將佃戶田租亦酌量蠲免著爲例

上諭曰蠲免但及業主而佃戶不得沾恩伊等田租亦應

稍減但山東江南田畝多令佃戶耕種牛種皆出自業主若免租過多又虧業主必均平無偏乃爲有益　尋戶部議業主蠲免十分之七佃戶十分之三永著爲例　十二月內陞偏沅巡撫趙申喬左都御史

諭曰趙申喬任偏沅時甚清廉但有性氣人皆畏其口直當與俞益謨互相訐參時亦有以趙申喬爲非者朕細加察訪即彼所轄文武及陝西人民心不昧俱言益謨之非無有言趙申喬爲不是者清官固所當惜其言之不可行者朕亦不行雖所言未當而並無私見凡事皆實心辦理

朕是以護惜之　鎮海將軍馬三奇奏　旨會緝海賊鄭
盡心覺與令遊擊楊長春帥兵船出洋搜捕長春由吳淞
出口歷內外洋及江南浙江接壤之盡山花鳥等處抵浙
省定海于衢山丹山間獲賊船三賊匪鄭茂余國梁等五
十餘三奇以長春于陸路水性皆諳練奏請授中軍副將
送部引見上親詢出海緝賊情形特允所請　兩江總督
噶禮疏請每年遣兵駐馬跡山諸處邏海洋盜賊其浙江
大衢山亦請遣兵駐守並令浙江官兵每月會巡海島下
兵部議應如所請得

旨前者捕獲洋盜皆係住居內地人民並未盤踞島嶼盡山花鳥山諸島原無海港可以納船今欲遣兵屯駐大洋之中徒勞兵力且恐滋擾地方文武職官惟撫綏內地使奸民不得出洋行劫則民生自然安戢此奏無益不必行

康熙五十年正月

上巡視通州河堤　二月初九日自和韶屯乘舟閱河至河西務登岸

上諭監修河工主事牛鈕曰挖河不礙村路方善因步行指示又諭巡撫趙宏燮曰丈量田地不可不知天下隱匿

用地不少但不可搜剔耳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經卽西洋算法亦善原係中國算法彼称爲阿尔珠巴尔者傳自東方之謂也凡推算七九之奇數不能盡悉十二者二十四之偶數方能盡之此皆體象十二時二十四氣也　奉天將軍嵩祝言奉天所屬金州鉄山距山東所屬隍城島僅半日程請令山東防海水師官兵巡哨金州鉄山俾海邊賊匪無所容身又請揀選盛京滿洲兵一千教習烏鎗爲火器營俱下部議從之　三月閩督范時崇緝獲在洋肆劫海賊鄭盡心解京正法

上諭大學士等曰督撫大吏辦事當于大者体者不可刻意苛求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治天下之道以寬爲本若吹毛求疵天下人安得全無過失趙申喬撫浙時民多怨之後撫河南大小官員無不被参豈有一省之内無一好官耶總之爲大臣者不可輕率参人　羣臣請上尊號不許偏沅巡撫潘宗洛陛辭

上諭曰凡爲督撫者操守甚爲緊要尔宜潔己爲下屬表率今天下太平無事以不生事爲貴興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職此意也馭下宜寬不宜刻寬

則將衆為大吏者若偏執已見過于苛求則下屬何以克
當 九月
上駐蹕熱河行宮 諭大學士等曰天上度數俱與地之
寬大脗合以周尺算之天上一度即有地下二百五十里
以今時尺算之天上一度即有地下二百里古來論天圓
者俱不依照天上度數以推地里遠近故多差誤朕前特
差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理俱照天上度數
推算詳加圖繪視之混同江自長白山後流出由船廠打
牲烏喇向東北流會于黑龍江入海此皆中國地方鴨綠

江自長白山東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鳳凰城朝鮮國義州兩間流入于海鴨綠江之西北俱係中國地方江之東南係朝鮮地方以江為界土門江自長白山東邊流出東南入海土門江西南屬朝鮮東北屬中國亦以江為界但鴨綠土門二江之間知之不明前遣部員往鳳凰城會審曾密諭來此便至極盡處將邊界查明來奏想伊等已由彼起來前往矣 又

諭戶部江蘇巡撫張伯行奏江蘇等府州縣無著錢粮十萬八千有奇此項錢粮朕知之甚悉係地方官因公動用

未敢聲明之項若前落後任官員賠補必致苛派擾害百
姓朕實不忍着將此項錢粮免其賠補以示朕軫恤官民
至意　六月
諭大學士等曰聞福建百姓聚衆數千往泉州所屬地方
搶奪食物奔入山中提督藍理率兵二路進勦一路兵少
爲之挫折此事督撫提督俱未奏聞將軍祖良璧雖奏亦
不明白朕乃得之傳聞者其盜賊各處所貼揭帖朕亦得
知內稱皇上以我等合省老幼如同赤子恩養屢次蠲免
錢粮又截漕由海運而至但地方官員將皇上恩典不曾

施及百姓故我等窮民不得已而爲此若各處富戸不將米石糶賣我等必行搶奪等語去年朕一聞福建飢荒即命截漕三十萬石賑濟差去大臣及地方官以三十萬石太多因存留十五萬石想此米俱散兵丁未必能及百姓所以無甚裨益若果截留三十萬石米運去于地方大有益也伊等原非賊盜因歲歉乏食迫于不得已耳若即出兵征勦未免又生一事朕意遣大臣侍衛往行招安即可平服則人民不傷亦不致有害地方着九卿詹事科道等議奏　福建巡撫黃秉中同總督范時崇提督藍理以泉

州盜陳顯五等結夥二千餘人搶掠永春德化漳平大田等縣居民事疏入奉

上諭督撫提鎮等平時不能撫卹百姓訓練兵丁及事出又不能伺機即行勦撫縱容盜賊滋蔓騷擾地方肆行劫奪又遲延日久始行奏聞反稱百姓不廢耕織照常安業凡强盜竊盜合夥至三四十人百姓向且畏懼逃避今數逾二千豈得謂百姓不廢耕織安居舊業乎明係備飾妄

奏下部嚴察部議治罪並降有差　七月山東民班漢傑赴京控告山西太原流匪陳四聚衆搶劫事下刑部察審

壽議擋案証佐俱在湖廣河南請以陳四與班漢傑發交各督撫會同審擬其餘党六十餘人又援　恩旨釋放獄囚之例發回山西原籍取保安插

上以部臣草率議覆溺職負恩且嚴諭刑部事件發兆皆尚書齊世武及卞永譽所致傳旨申飭交部再議陳四論斬餘党發黑龍江爲奴　八月漕運總督赫壽疏言江西湖廣兩省漕糧給軍副米經御史王謙吉條奏應如河南浙江兩省例部議令臣會同各督撫定議按舊制江西湖廣浙江正兌漕米每石加耗米四斗改兌漕米每石加耗

米自四斗遞減至二斗二升不等以爲運丁盤淺起剝蒸
折晒颺之費皆因程途有遠近所以征給有多寡因地制
宜軍民相安已久未可輕事更張從之又疏江浙漕船抵
通積年掛欠甚多皆由水次出兌時以銀折米運丁沿途
餅乏副米輒侵用正米致抵通交倉虧缺宜于兌米水次
令監兌官坐守糧道親履稽察務須正耗行月并搭運各
米概行兌足上船如有折銀情弊州縣官照私自改折漕
糧例革職仍追米歸款失察之監兌官及糧道分別議處
又江南省糧船三千五百餘浙江省糧船一千三百餘前

後開行扣去千有餘兆每省派通判一員首尾不能兼管請嗣後江南派七員浙江派三員押船抵通以無掛欠分別加級降級積至三次實陞實降其兌次開行時即令監兌官督押抵淮如在淮盤驗短少懲責旂丁留其子弟一人令于產米處購買足數僱船趕交押運官如仍短少將監兌官提叅其押運千總定例每幫二員論押實止一員領運或有事故勢必以一員領兩幫恐難兼顧請揀發在部候選千總三四十員遇缺派署向來千總押運全完例止加銜倘有掛欠即行革職人心未免觀望嗣後有押運

積年掛欠之幫而二一運全完押運其次掛欠之幫而三運
全完押運舊無掛欠之幫而五運全完者請予即陞其駕
運旂丁向來每船開報一名或掛欠留通進此則回空無
正丁請嗣後每船于本丁兄弟子姪內增報副丁分十船
正副丁連環保結能舉首盜乾盜賣等弊者酌量給賞如
隱匿不舉一丁治罪九丁責懲其旂丁向由衛守備報充
嗣後應令千總先舉保結加以府廳等官察驗方准充當
其糧船過淮本定限三月以內而從前並無按限過淮者
或遲至六月致回空守凍一年阻滯年年遲延請嗣後違

限一二月者仍照例處分二月以上者計日不計月分別議處疏下戶部會同九卿詹事科道等官議皆如所請行

上諭大學士等頃梁世勳廣西巡撫調安徽題請復熱審減刑等例朕發政施仁務以眞誠爲尙倘博取虛名不時遣官恤刑將督撫審擬案件頻飭堂司官分行駁改則貽累于兵民官驛糜費于迎送餽遺互訐多端不知作何底止督撫首在敦厚風俗不時訓飭有司速結案件雖不熱審亦無所害又諭曰太平之時不宜屢赦若將不應宥之人宥之則奸徒逞欲怙惡不悛矣　十月以山西太原流匪陳四

等六十餘人攜婦女數十乘馬騾由河北往湖南貴州詭稱赴雲南開墾索取州縣口糧刦掠商賈財物刑部尚書郭世隆前任湖廣總督不即察究縱容滋蔓革職　免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湖北各省五十一年應征地畝銀共八百四十萬四千兩有奇人丁銀共一百二十萬八千一百兩有奇並歷年舊欠共五十四萬一千三百兩有奇　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申喬疏參編修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爲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游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今膺恩遇叨列巍科猶不追悔前非焚削書板似此狂

誕之徒其容濫側清華　旨該部嚴察審明具奏　江蘇
巡撫張伯行疏言今歲江南文闈放榜發後議論紛紛於
九月二十四日有數百人抬擁財神直入學宮口稱科場
不公相應題明　旨嚴察具奏　十一月傳問九卿編修
楊緒爲人何如九卿奏楊緒爲人不端
上命革職交地方官嚴禁　尋九卿又舉侍講錢名世修
撰王式丹編修賈國維賈兆鳳四人行止不端聲名不好
俱奏
旨革職　禮部奏康熙五十一年湖廣鄉試少中舉人十名

應將挺調監臨正副考官降級尋議各官降級有差　十二月趙申喬疏言直省寺廟眾多易藏奸匪請敕禁增建從之

東華錄卷之二十一終

東華錄卷之二十二

湘源蔣良騏千

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刑部等題察審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子遺錄內有大逆等語應即行凌遲已故方孝標所著滇黔紀聞亦有大逆等語應剉其屍骸汪灝方苞爲名世作序俱應立斬方正玉尤雲鶚聞拿自首應發往寧古塔安插編修劉巖雖不曾作序然不將書首出亦應革職　初

噶禮之蒞兩江總督任也歷疏劾罷江蘇巡撫于準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漢督糧道賈樸知府陳鵬年等及

巡撫張伯行抵江蘇任復以事忤噶禮于是伯行發辛卯
科場不公事正主考副都御史左必蕃亦檢舉知縣王曰
俞方名所薦之吳泌程光奎二名平日不通文理
上命尚書張鵬翮赴揚州會同噶禮及張伯行察審至是
伯行疏劾噶禮曰督臣噶禮自履任後所轄兩省文武屬
官逢迎趨附昔雖穢跡昭彰亦可包荒藏垢守正不阿者
雖廉聲素著難免吹毛索疵此久在睿照之中無庸臣再
爲瀆贅最可異者今科鄉試盛傳[illegible]督臣同監臨提調攬
賣舉人迨後取中不公正主考左必蕃疏中有咸發督臣

嚴審語又風聞總督要銀五十萬兩保全伊等無事及揚
州曾審既得副主考趙晉與程光奎交通關節實情旋得
安徽布政使馬逸姿書役家人爲吳泌行賄供証督臣震
怒輒令夾壓籍口臣謂此或是實話當細加研究若動氣
不許說將許其說假話耶督臣始令鬆夾即停審散去自
有制科以來從未聞賄賂公行濫觴名器如是科之甚者
督臣駐劄省城素矜明察豈得委爲不知曾向尚書張鵬
翮云今科舉人一大半是買的說是副主考賣的似已知
之最詳且確而不即據實入告則督臣必有不敢明言之

隱其弊不獨在副主考明矣奉旨徹底詳察而必不肯詳
察奉旨嚴加審明而必不欲審明其前之通同監臨提調
賄買舉人後之要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非無稽之論矣
況監生鄉試例由學臣錄科送試以防頂替乃程光奎以
兩淮巨商頂冒蘇州府籍逕由督臣大收送入鄉場其營
私壞法更彰明較著矣以通同作弊之人同為奉
旨察審之人其情何由得出故自督臣震怒之後要犯未
提一名確供未得一句向書張鵬翮因其子張懋誠現任
懷寧縣知縣係安徽所屬總督得挾制之恐遭陷害亦不

能不嚮顧掣肘督臣竟忍負
皇上隆恩擅作威福賣官賣法復賣舉人可謂惡貫滿盈
貪殘暴橫難逃
聖明洞鑒豈容久流毒害祗緣權勢赫奕莫敢攖其鋒以
買禍仰祈　勅令解任一併發審俾舞弊之人失所憑借
承審之官亦無瞻顧庶眞情得出國法得伸矣噶禮亦疏
劾張伯行曰撫臣張伯行前冬泊船上海港內止臣不必
出洋恨臣不從遷怒于爲臣僱募舵工之船埠陷以通賊
牽連監斃其人　旨逞邀挾私斃命罪一也上海知縣許

士貞誣良爲盜伯行因與同寃好友始終袒護徇禁無辜久不省釋罪二也臣嚴飭所屬力行保甲稽察匪類伯行與陳鵬年揚言臣查富戶竟寢不行以致盜賊充斥鎮江府同知施世驊緝獲盜首伯行陰囑陳鵬年不行究贓致斃在獄反叅施世驊誣良其縱盜殃民罪三也蘇松道臧大受所屬被盜七案皆揑稱大受由公出境冀免處分其徇私作弊罪四也蘇松糧船遲悞奉　旨明白回奏伯行飾詞欺誑罪五也刑部行提戴名世案內作南山集序之進士方苞向係伯行好友竟不差一官一役提拿且南山

集刻板方苞收藏蘇州書肆印行二千餘部伯行豈得諉口不知乃並不追問其背恩辜罪六也命盜案件蘇松等處最繁伯行專以讀書著書爲事性多猜忌心更糊塗闒行擲駁不能清理兼之濫准詞狀拖累株連屢奉 嚴諭申飭怙不知改其違 旨病民罪七也更可怪者科場作弊奉 旨會審臣開口一問案犯伯行輒謂不該如此大聲又謂不該如此審問臣恐較論失體因而緘口結舌幾及四旬乃伯行遂陰謀誣陷以私賣舉人得銀五十萬兩汚臣名節臣實難與俱生果有絲毫情弊當即伏斧鑕如

伯行不能指出一說事過付見証則是好誣陷亦難逃國
法也
上覽張伯行及噶禮疏並命解任下張鵬翮會同總漕赫
壽查審尋以考官趙晉王曰俞方名與吳泌程光奎交通
關節貪緣賄賣論罪如律噶禮劾張伯行不能清理案件
是實餘皆督撫會銜題咨舊事方苞由張伯行遣員解部
南山集刻板在江寧起出均免議張伯行妄奏噶禮攬賣
舉人應革職贖徒　上切責張鵬翮赫壽推飾和解瞻徇定擬
遣尚書穆和倫張廷樞前往再讞下部覆核如所擬定議得

旨噶禮雖才具有餘辦事敏鍊而性喜生事未聞有清正之名其互參之案皆起于私隙聽信人言所致誠爲可恥且噶禮屢次具摺參張伯行朕以張伯行操守爲天下第一斷不可參手批不准諭旨現在此議是非顛倒下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議奏復 諭九卿等曰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則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即如陳鵬年稍有聲譽噶禮久欲害之曾將其虎邱詩二首奏稱內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無干礙又曾參中軍副將李麟騎射俱劣李麟在口內迎駕朕試彼騎射俱好若令噶禮

與之比試定不能及朕于是時已心疑噶禮矣互叅一案初次遣官往審為噶禮所制不能審出及再遣大臣往審與前無異爾等諸臣皆能體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無疑懼則海宇長享升平之福矣爾等九卿等議噶禮張伯行並任封疆不思和衷集事互相訐叅玷大臣職均應革任

上命張伯行仍留原任噶禮依議革職

二月癸

上諭朕覽各省編審人丁數目并未將加增之數盡行開報應今直省督撫將現今錢糧冊內有名丁數勿增勿減

永爲定額其自後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錢糧編審時止將增出實數察明另造清冊題報朕欲知人丁之實數不在加增錢糧也　三月直隸巡撫趙宏燮奏前任福建巡撫黃秉中因在浙江巡撫任內不劾奏糧道陳鑾改折漕糧事革任罰賠奉　命于子牙河分司効力三年令自備工料修防隄岸俱各穩固下部議叙給還原品　增雲南貴州廣西進士各一名從都御史趙申喬請也　四月禮部題嗣後會試不必預定額數亦不必編南北字號并分官字號名色請按省編字號印于卷面以便分別取中其滿

洲蒙古漢軍卷面亦如各省另列編字號俱令知貢舉合
算進場舉人實數臨期具題恭請
皇上酌量分省大小人數多寡定額取中從之　九月諭
諸皇子太皇太子允礽自復立以來狂疾未除大失人心
着拘執看守　十月朔　御筆硃書允礽行事乖戾斷非
能改仍行廢斥禁錮旋禁錮咸安宮遣官祭告頒詔天下
免江南安徽山東江西四省地畝銀共八百八十二萬
九千六百四十四兩有奇人丁銀共一百三萬五千三百
二十五兩有奇並舊欠銀二百四十八萬三千八百二十

八兩有奇總共免天下地畝人丁新征舊欠共銀三千三百六萬四千六百九十七兩零　十一月諸臣請上尊號不許

康熙五十二年正月九卿議覆江南科場賄通關節之副考官編修趙晉改斬立決呈薦吳泌試卷之同考官句容知縣王曰俞亦改斬立決貿緣中式之吳泌及說事通賄之俞繼祖等照原擬絞監候呈荐程光奎試卷之山陽知縣方名改斬決程光奎在貢院埋藏文字照擬絞倩代中式之徐宗軾夾帶中式之席玕照擬枷責正考官副都御

史左必蕃失察應革職从之又福建貽通關節同考官吳肇中斬決中式王錫三通賄林英叙監候正副考官失察革職从之

左都御史趙申喬奏請册立太子

上以建儲關係甚重未可輕定召集諸大臣明諭之　二月

上諭朕昨問投誠海賊程尙義伊等出洋行劫遇西洋船惧其火器不敢逼近惟東洋商船則掠其銀米亦不盡此以此商船仍往來不絕中國與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

十度內海洋行船中國人多論更次西洋人多論度數自彼國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復北行入廣東界常六閱月在海中不見一山又自西洋至中國有陸路可通因隔鄂羅斯諸國行人不便故皆從水路而行鄂羅斯距京都約萬二千里西洋及土兒虎特地方皆與鄂羅斯接界鄂羅斯倚土兒虎特馬匹土兒虎特用鄂羅斯皮張往年鄂羅斯與雪西洋戰土兒虎特助之大敗雪西洋又回子溫都斯坦布海兒夜兒根等處產棉製甲四十層可敵浙江棉八十層曾以鳥鎗試驗知之又過哈密六百里有吐魯

番去雪山百餘里其人晝伏至夜始出耕種其地甚熱而多石日出時耕種輙然熱死又哈薩克即古陽關地其人性好鬬常結隊以殺擄爲事人心亦齊若婦女被人擄去其婦女必乘間手刃其人而回此地亦熱草極肥盛馬皆汗血所產蘋菓葡萄棃等物皆大而美又西北回子種類極多皆元大祖後裔又有一支在小西洋約十萬人皆住帳房惟北極下爲最寒往時曾有人築室而居明年人往視之其人已無復存者但見林間雪深數丈而已昔人云北海有積冰數百丈向以爲荒誕以此觀之信不誣也總

之西北地方極大其風土亦各不同朕曾詳悉訪問是以
周知也　刑部等會議順天鄉試中式第一名查為仁之
父查日昌倩人為伊子代筆賄買書辦傳遞文章事發又
脫逃被獲應斬監候代作文舉人邵坡應革去舉人杖徒
從之（後查氏父子竟不死）又順天鄉試中式之周啟係原任步軍統
領托合齊家人周三之子倩代作弊事發　旨周三周啟
身係奴僕輒敢肆行賄賂紊亂科塲大典俱著即行處斬
禮部尚書陳詵以祈雨後不報曾否霑足及題奏稽遲
革職命留任　刑部審擬戴名世一案請旨

上諭戴名世寬免凌遲著即處斬方登嶧方雲旅方世樵俱免死並妻子發黑龍江此案干連人犯俱免罪入旗

二月

上萬壽節行慶賀禮頒恩詔恩款四十五條　宴直隸各直省漢大臣官員士庶九十以下六十以上者于暢春園八旗滿洲蒙古漢軍皆預宴　四月左都御史趙申喬奏京城農忙之時請停訟

上曰農忙停訟之言聽之似乎有理細思實無裨益不允

五月閩督范時崇疏言台灣屬三縣年征稻米十三萬

八千餘石除折支各營兵米外減餘七萬石現存六十六萬二千餘石將已十年易致紅朽請將折收者勻留二十萬石備三年兵米之用其四十六萬餘石出糶給台灣俸餉從之　川陝總督殷泰以病乞解任上念其清潔自持令在任調治久而未愈乃以湖廣總督鄂海調補川陝而授湖廣提督額稜特為湖廣總督諭大學士等曰額稜特殷泰皆朕特用之人也初用時人不知其善後乃稱朕有知人之明時江蘇巡撫張伯行亦以廉潔著

上諭廷臣曰天下督撫惟額楞特與張伯行操守最優耳
旋奉命與戸部郎中幹琿桑壽履勘湖南諸州縣廢廣西
萬六千一百餘頃額楞特疏請聽民銀酌于六年後升
科以下則下部議行　閏五月禮部題兵部侍郎宋駿業
詹事史夔身故應請照例賜䘏
上諭曰漢人中史夔宋大業宋駿業張志棟皆甚無恥宋
駿業以能畫在內廷行走乃一陰險小人專事結黨而學
問不及朕知而遠之姑念內庭効力給與半葬史夔著行
停止　江蘇巡撫張伯行疏薦福建布政使李發甲台灣

道陳璸前祭酒余正健堪任江蘇布政使疏至　旨已擢用朕欲元下部知之　八月閩浙總督范時崇疏言閩省福興泉彰四府一年兩熟本年興彰旱禾豐[illegible]福州歉薄晚稻則興泉雨未沾足福州得雨更遲恐來歲青黃不接時民食可慮請于江浙運米內撥給收貯米貴平糶得旨江南運米內速將五萬石運至福建米到日即行平糶毋至浥爛

康熙五十三年二月刑部覆江蘇巡撫張伯行疏稱審擬斬決江南鄉試賄通關節之副考官編修趙晉畏罪自縊

身死一案應將揚州府知府趙宏煜等議處尋伯行言屍圖與趙晉狀貌不符生死難明將趙宏煜革職嚴審　九卿等奏

旨議修撰編修檢討庶吉士教習進士並科道官員除丁憂終養外有告病回籍者悉令致仕從之　三月原任戶部尚書王鴻緒進所撰明史列傳二百八十卷命交明史館　閩浙總督范時崇陛見瀕行

上賜御製詩有棟樑祖幹家聲重蘭桂孫枝令譽清之句序云閩浙總督范時崇陛見來京朕每念伊祖爲開創宰

輔伊父乃忠義名臣所以待之優重今因回任特書御詩

餞送　左都御史揆叙疏言近聞各省提塘及刷寫報文

者除科抄外將大小事件採聽寫錄名曰小報任意揑造

駭人耳目請嚴行禁止庶好事不端之人有所畏懼下部

議行　四月原任兩江總督噶禮之母叩閽稱噶禮與弟

色勒奇子幹都置毒食物中謀害伊命噶禮妻以別戶子

幹泰爲已子縱令糾衆毀屋噶禮攜資財與伊子移居河

西奸詐兇惡請正典刑下刑部鞫訊得實以噶禮身爲大

臣任意貪婪又謀殺親母不忠不孝已極應凌遲處死妻

論綏色勒奇幹都斬幹泰發往黑龍江家產入官得 旨
噶禮令自盡妻亦從死餘悉依議　九卿等遵
旨議奏凡坊肆一應小說淫詞嚴查禁絕著將板片書籍
一併盡令銷燬違者治罪印刻者杖流市賣者杖徒　五
月命鴻臚寺少卿文志鯨為廣西正考官編修汪份副之

六月

上諭大學士等曰萬歷年間太監奏庫內積銀二萬兩有
餘應入大內遂盡收養心殿後掘穿埋藏後取用已無有
矣所以耆舊常言明代蓄積徒滋太監侵盜耳明代以爭

議何妨事曾殺大臣此小事何至殺戮大臣若於口須一筆帖式一擬什庫事即定矣又曰條奏官員每以墾田積穀爲言伊等俱不識時務今人民蕃庶食衆田寡山地盡行墾種此外有何應墾之田爲積穀計耶　七月

上自熱河回鑾駐蹕南石槽　先是商人馬維屏等以願領大錢收買小錢送局改鑄叩閽

上命內務府同戶部會議戶部尚書趙申喬以收換小錢有司責也商人圖利恐致借端擾民謂其事不可行而郎中羅復晉將准行之議稿送侍郎王原祁廖騰煃畫題具

奏不曾送伊畫題因疏請罷斥至是迎駕
上問曰爾告退何意申喬奏曰司官藐視無顏居職
上曰凡事有理不可尚氣君子懲忿窒慾此事最宜詳思
此一小事司官藐視即當參奏何必忿怒且覓則得衆爾
惟苛急不能容人向任巡撫時所參官員有身自知之而
參者亦有因人言而參者果皆實耶即天地之大德曰生
者非但不殺而已蓋十萬物皆養育而保全之之謂也爾
居官雖清豈可自恃其清而爲矯激之行乎隨將原疏批
發　硃批戶部尚書趙申喬身係大臣此事若斷不可行

理應具疏陳奏乃若無可控告之狀輙欲乞休殊屬不合

着速入部辦事　十二月

諭大學士等曰凊官多刻刻則下屬難堪凊而寛方爲盡

善朱子云居官人為而不自以爲凊乃爲眞凊又如易云

不家食爲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諸其家其何以濟

故朕于大臣官員每多包容之處不察于細故也人當仡

秀才時貧笈徒步及登仕版從者數十人乘馬肩輿而行

豈得一一問其所從來耶　是歲人丁戶口二千四百六

十二萬二千五百二十四又永不加賦滋生人丁十一萬

九千二十二田地山場畦地六百九十五萬七百六十四頃九十畝有奇征銀二千九百八十九萬三千二百六十二兩五錢有奇米豆麥六百八十三萬一千六百六十六石有奇草四百四萬六千二百七十四束茶三十四萬一千四百二十四引行鹽五百九萬九千八百五引征課銀三百七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四兩零鑄錢三萬八千六百五十五萬九千九百有奇

康熙五十四年四月甘肅提督師懿德疏報二月初四日哈密扎薩克達爾漢白克額敏告言厄魯特策妄阿拉布

坦遣兵至其北境侵掠五寨三月二十五日抵哈密城下臣檄總兵路振聲兵先赴哈密臣俟出廠馬調到即親身往救得
旨發西安滿兵三千令將軍席柱與副都統一員帶領總督標下營兵二千令副將軍帶領甘肅提督亦令帶領標下兵星速救應西安將軍親往不便又令大臣管轄著吏部尚書富寧安前往與將軍席柱等公同商酌而行法臘著隨去祁里德著授爲散秩大臣前往推河　殿試新選庶吉士陳儀等四十五人于暢春園內魏協韓從玉以文

理未優仍歸班用　師懿德疏報駐防哈密遊擊潘至善

筆帖式常保住等于三月二十六日率領官兵二百餘人

同哈密白克額敏擊敗策妄阿拉布坦兵二千人于哈密

授一甲進士徐陶璋爲修撰繆曰藻傅王露爲編修

調右衛察哈爾歸化城黑龍江索倫打虎兒喀喇沁鄂爾

多斯兵往推河地方駐劄令將軍伯費揚古帥領調遣

上諭翰林院今科進士特加閱取李文銳張應造吳應楨

汪中柱蔡衍詰陳儀李紱李克敬梅瑴成胡彥穎懷淵申

陳邦直楊超曾曹友夏湯使李鳳岐張鳴鈞楊克茂朱瑄

張麟甲趙城成文凌如煥侯安李天龍裘漣江濟楊鳳岡栗爾璋德齡閔殿寶啟瑛宋懷金沈竹薩綸錫吳傳觀將林陳世任翼楨徐學炳高苻喬潘淳德新等四十四人俱改爲庶吉士　總兵路振聲報臣領兵于本月十二日至額爾特木爾去哈密百二十里聞賊已阿拉布坦聞信于初七日遁去　江寧巡撫張伯行劾奏布政使牟欽元以交通海賊之上海縣人張令濤爲幕友奏　旨革欽元職下兩江總督赫壽察審赫壽以搜捕弗獲且海中無賊并無所爲交通入奏

詔尚書張鵬翮同副都御史阿錫鼐往勘尋覆奏張伯行虛揑誣陷請革職質訊從之　五月命左都御史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揆叙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湯右曾教習庶吉士　遣使由喀爾喀哈密爾路賚勅往諭策妄阿拉布坦

一大學士九卿等遵旨議奏前遣西安滿洲綠旗兵五千已各遣一千駐噶斯口外要令由哈密進發之兵稍覺單弱應撥甘肅兵三千凉州固原寧夏兵各二千付富寧安席柱統領

旨固原寧夏兵著遣大成與坤率領前進甘凉兵著師懿德率領前進　六月大學士李光地疏言臣前以瘡毒發體乞休奉諭以內閣老臣彫零令臣勉加調攝藥餌食物

賜賚頻仍枯株敗枿復得更生

萬壽節後臣復申前請又因垂念理學緒微經書說雜特

加删輯以惠萬世

御纂朱子全書繼以羣經性理諸編皆煩

聖心裁定臣所承修係易經性理恨以淺劣末學二三年而荷

皇上殷勤指誨字酌句斟縷析毫分每一經校正能使愚
蒙頓開臣上幸先聖前賢之復光下喜耆年餘生之有覺
是以黽勉從事忘疾病之在身知其有重于區區之軀命
者而不敢自愛也今稟承肇創二書將次告成俯念臣年
七十有四古人懸車於數已過而且病疾癃羸奏對多失
儀節聖主哀矜往往令人扶掖而臣何敢自安乎又臣父
殁于闖亂之時窆封淺土臣母之殁因臣在京守制久未
合祔十餘年來臣長子臣妻臣媳相繼淪喪臣孫幼小未
能襄事臣以草霜風燭之齡前期不能自料誠恐臣身已

極于寵耀而泉下未逮夫哀榮烏犢私情難免悽惻故敢
瀆懇允臣休致庶微臣得遵止足之戒而稍盡骨肉之恩
伏念人生所難值者太平之世所難逢者堯舜之君身受
特達之知心迹無間日聆至精之論道法親承則千百年
來未有如臣之幸者臣聞父老扶杖以觀化葵藿傾葉以
向陽臣之遭時如此受恩如此其樂觀熙皡而傾心聖明
曾是野人園花之不如于抱誠結戀雖夢寐不敢忘
君實不獲已而引年求退伏乞
聖主哀而諒之得　旨給假一年事完仍來京辦事　大

臣議覆西安將軍席柱尚書富寧安疏言大軍現駐甘肅喂養馬匹應令席柱等停其在甘肅喂養馬匹率領兵丁挨次出白隆吉爾塔爾那泰至巴爾庫爾今改名巴里坤等處地方擇水草好處分駐　七月諭議政大臣等近和托輝特公博貝奏請招撫吳梁海及策妄阿拉布坦所屬厄魯特杜爾伯特丹津一千戶若抗拒即行攻取等語此奏甚是着照所請將根敦扎薩克羅卜藏所屬翁科特兵扎薩克濟納米達兵扎薩克台吉阿里雅兵添給聽候調遣　路振聲言奉部文令臣移駐哈密城復托河齊哲克等處查

此地即合洛第三堡西北之沙棗泉其地濕熱馬難肥壯
沙棗泉西北九十里有山名為無克克嶺其山下即巴爾
庫爾地方請移營于此要路註北從之　大臣議奏屯田
事據右衛將軍伯宗室費揚古詢得蘇勒圖哈拉烏蘇拜
達拉克河明愛察罕格爾庫爾節爾扎布罕河察罕搜爾
布拉罕口烏蘭古木等處俱可耕種再臣等現駐扎察罕
扎輝扎布罕河特斯河一帶地方應派善種地之土默特
兵前行耕種應如所請再哈密亦可耕種應行文席柱富
寧安將西吉木布隆吉爾等處勘明具奏奉

旨依議　九月奉

上諭今年既不進兵今富寧安回肅州料理軍務及[illegible]

事件　伊托輝特公博貝疏報招撫吳梁海已經歸順

九卿等議覆席柱富寧安言臣等于六月二十九日[illegible]

州率兵起程八月十八日至巴爾庫爾東西兩路[illegible]大

谷地方寬長且水草甚好宜令兵速移立營從之　十月

山西巡撫蘇克濟疏劾太原知府趙鳳詔巧立稅規貪婪

不職受贓三十餘萬兩請革職究擬左都御史趙申喬以

不能教子致鳳詔居官不肖求賜罷斥得　旨朕體過大

臣其貪自始至終無不明其保全凡官員才守雖不詳察
朕親巡行至龍泉關駐蹕之日曾面詢趙鳳詔噶禮居官
何如趙鳳詔奏稱噶禮為山西第一清廉官朕以趙鳳詔
乃趙申喬之子斷不欺朕因擢噶禮為江南總督趙鳳詔
又以居官受賄比之婦女失節朕論爾言雖鄙俚能如此
存心甚佳迨噶禮事敗朕以趙鳳詔居官詢尚書張鵬翮
而張鵬翮言其貪婪近晉撫蘇克濟叅奏趙鳳詔受賄甚
多今閱趙申喬所奏詞意忿激殊非大臣之體著仿行仍
令在任供職尋命湖廣總督額稜特往勘焚贓情實疏言

枉法受賍例應鍰首鳳詔爲左都御史趙申喬之子受恩深重法應加等擬監候斬罪九卿議改立決鳳詔遂伏誅

鑾儀使董大成言臣至噶斯口巡查並無往來人迹噶斯口三面雪山中有一線水草皆係蘆葦其大路在得布特里西有走藏西青海西寧大通河半月卽到水固城西北走柴旦木吐魯番等處乃策妄阿拉布坦出入咽喉要路　旨董大成已有旨令回肅州到後著勒限來京　左都御史劉謙及子編修劉自潔以卒僕毆傷御史任奕鏊俱革職　十一月以宋儒范仲淹從祀孔廟從學政余正

健請也　諭刑部翰林何焯朕欽賜以舉人進士伊豈終
身感激乃生性不識恩義將今時文章比之萬歷末年將
伊女兒與允禩撫養又為潘來之子夤緣罪應正法姑念
其稍能記誦從寬免死著將伊官銜並進士舉人革去在
修書處行走　倉場侍郎荆山疏陳漕運倉糧事宜一漕
船至濟寧臨清等處河水淺阻請交山東撫臣派司道督
催出境一水次兌糧向有樣米及船到起卸迥不相符皆
運丁偷米攙糠所致請令該糧道將各倉兌米一袋鈐封
到淮漕督折驗加封底通日臣等率坐糧廳對驗起卸一

糟糧掛欠例將弁丁著通勒限賠補逾限不完者發回本省陸續追取搭運甚爲紊滯請卽于本年發回令速賠補一京通厫座號房多坍或以廒囤收米何堪久貯請派滿漢堂官各一員揀選賢能司官料估修造限內倒壞原辦賠修九卿會議如所請行